



不可思议的人类（译自GA352）

发布人：萧语谦 发布时间：2016年6月3日



只要是星芒体和以太体还存在于物质体之中，就无法听得进忠告，当以太体和星芒体从物质体开始松缓的刹那，“大家说的也许是对的，我的一生就只是如此疯狂地喝着酒而已。我想要忏悔”的想法，猛地从以太体和星芒体之中涌现。

作者：鲁道夫·施泰纳

译者：萧语谦（FB）

译者语：“前先后因为一些缘由而翻译的文章，在Rudolf Steiner浩瀚的著作中，我偏向于喜欢阅读他晚期时的演讲稿，GA352是RS晚期在多尔赫举办的公开演讲的整合；晚年的RS对于演讲用词、解说等，都到了一种自由心境的程度，阅读他晚年的演讲对于刚开始接触人智学的人来说，反而很容易进入状况。”



鱼的侧线

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不管我们在考察任何一种事物时，我们都必须要询问这些存在是如何相对于外在世界。植物的绿色，会先在叶子的里面。叶子的绿色，是由植物对光和热之间保持着一定关系产生而来。在某些意义上，植物接受着从光而来的某些东西，除此之外的东西则一律拒否，如此一来，植物的绿色得以产生。

“鱼的话，那又如何解释呢？”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先将注意力放在生存于混浊水里的鱼比生存于清澈水里的鱼要来得暗色这上面，在漆暗的地方栖住的鱼有些是发青甚至有些是发黑的。而喜欢明亮地方的鱼颜色也跟着是明亮。光和热的外在影响是如何作用在鱼身上，从这里即可一窥端倪。

生长在雪地里的动物，例如我们来考察看看北极熊。北极熊则是完全的纯白，所有的生物都将自己置身在周遭的环境中。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鱼，则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鱼的本质和周遭环境之间的关系。鱼身两侧并列的侧线，让鱼得以敏感地感受到周围的光与热源的存在，因为这样，所以鱼非常之敏感。侧线对于鱼的动作一点也起不了作用。它是为了内部消化光和热源的存在，换句话说，是一种神经器官。

酒精

一辈子都沉浸在酒里的人，死前忽然变得虔诚，并且变得能喝可可亚加砂糖的饮料。环视我们人生所产生的各式各样情况，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

我认识非常多的老人，一上了年纪，有些手就开始抖了起来，连写出来的字也是颤抖的，根本就无法正确地书写。一看到那字，立刻就可以察觉这人已经上了年纪。往昔可以正确鲜明地写好的字，如今看出来全都是颤抖的。

但是，在死亡来临前，却又能再度地将字清楚地写好。突然地，再度清晰地变得又能写了，上了年纪颤抖的字，但在死之前却又变得能清楚地写好字的人，我认识很



多这样的人。

有人从孩提时代就到了国外，并学习了当地的语言。后来，那些语言全忘记了，常有这样的事。到了四十岁、五十岁根本就无法用那种语言来和别人对话。那人突然在死亡前几日，又再度地使用起那种语言说话。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这些都是非常意味深长的现象，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在这些人身上呢？

人一死亡，原先属于自己一部分的物质身体将被残留在地上，物质身体将在地上崩坏，并在地中分解。属于第二部分的以太体（生命体、形成力体），将在死后两三日內，在宇宙以太空间中消散。人类这时还残有星芒体（感受体）和自我，星芒体及自我将通往精神世界而去。

人类的各个部份将完全分离，能见者能观察到接近死亡的人的物质身体、以太体、星芒体各自分离的现象。

到底为什么临死前的两三天字体会产生变化呢？我们并不是利用物质体的身体来写字，那么我们是用什么来写字的呢？我们是经由自我在完成书写动作，当我们在书写的时候，物质身体即成为了自我的道具。而且，我们的自我不会年老化，自我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如新生般年轻，自我是不会老化的。

星芒体也是一样，并不会如物质体般地老化。但是，当我们在写字时物质身体必须成为道具。物质体的手指必须要握着笔。人类一上了年纪就会越来越衰弱，然后物质体将变得无法正确地使用。不只这样，物质体的内部还堆积着各式各样的东西，结果，人类的手指也无法使用，写字时，不再是清楚的笔迹，反而变得笨拙、颤抖。

死前的变化

越是接近死亡，以太体将从物质体开始松缓，这会在死亡前两三日。甚至有时是在最后的关头，才会产生。即使我们在死亡前几日就已经知道，仍然不能说出“那个人反正已经快要死了，已经不需要做什么治疗了。”这样的话，松缓的东西，有可能还能重新结合在一起。人类只要还存有一丝气息，无论是怎么样状况，都不



能放弃治疗的机会。然而，大多数的人，在死亡前几日以太体就开始松缓。

以太体只要一松缓，人类就会变得强壮有力。以太体一松缓人就会有力这部分，我们也可以从别的地方看出端倪。发狂的人力气都特别的大，可以将非常强劲的力气发挥到极致。那一种狂人的腕力，总是令人吃惊。并不只是以比常人更孔无有力的力气殴打而已，例如谁都无法举得起来的家具，狂人则轻而易举地举起来。那一种类的狂人和寻常人的区别，就在于狂人所拥有的特异点。狂人是怎么一回事呢？狂人的情况是，以太体总是在一定程度的松缓状态或是星芒体的部分松缓着。

是的！人类的物质身体不是变强壮就是变得微弱。人类的物质身体必须要经由以太体或是星芒体才能运作。

我们会说脑筋有点奇怪的人“他的一根钉子松掉了！”这种说法，简直是太正确了。的确是有什么地方松掉了。民众拥有超感觉的本能，这种令人吃惊的表达说法经常流传在大街小巷中。我们不应该轻视从上古时代传下来的说法，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传达。发狂的人，因为以太体或是星芒体的松缓而变得强壮有力，这跟死亡来临前两三日以太体完全松缓的人是一样的状态。

以太体变得强壮，于是又能够再度地书写。

星芒体之中包含着人类所有遗忘的东西，星芒体一变得强壮，所有曾经被遗忘的东西都会从星芒体中被抽取出来，于是以前曾经学习过的语言，也能自然而然脱口而出。

良心的出现

是的！我们再来谈谈一直沉浸在酒精里的人，在死亡来临前却突然改喝可可亚这件案例。我想这个人的妻子或是谁一定常常对这人说，喝那么多酒是有害的这种话，在这个人的周遭总是提醒着他喝那么多酒是不好的人一定大有人在。因为喝那么多酒是不对的，而且是对这个人有害的。

然而这些忠告全被那个人视为马耳东风，一边的耳朵进去，却又从另一边的耳朵跑



出来。为什么？因为星芒体完全充耳不闻。耳朵只是他的听取工具，他的星芒体则完全当耳边风。星芒体虽然也将话听了进去，但是因为那个人太软弱了，物质身体反而一直无动于衷。

“你这个笨蛋！你总是醉成一团，那是不行的！身为人的价值都没了。”人们这么说着。他则忍耐着听着，并将忠告放在一边，继续地喝着酒。然而，他的星芒体里却保存了一些什么下来，因为不断被再三地强烈警告，当星芒体和以太体从物质体分离时，忠告于是浮现而来。

只要是星芒体和以太体还存在于物质体之中，就无法听得进忠告，当以太体和星芒体从物质体开始松缓的刹那，“大家说的也许是对的，我的一生就只是如此疯狂地喝着酒而已。我想要忏悔”的想法，猛地从以太体和星芒体之中涌现。

星芒体和以太体想着“啊！我再也不喝酒了，从此以后我只喝可可亚和砂糖水就好。”如果有柠檬水的话，他可能也会喝下去。

记忆丧失

和这相反的情况，所有事物的印象都没有停留在星芒体和以太体之中，却太深刻地进入到物质体之中，如此一来将会很深刻的接受印象。

我所认识的一位知识家，有一天丧失了意识和记忆。自己是谁？做了什么？那个人已经完全不知道，他的知识也全都失去，所有的一切他都忘了，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

但是，他的悟性还是很明朗，悟性则是完全清楚地作用着。他前往车站、买了车票、搭上火车，他身边带着钱，得以前往很远的地方。当他一到达车站就又立刻买了另一张新的车票，不断地重复着。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的悟性从个体之中分离，就像一个聪明伶俐却没有自我的动物般行动着，分离性地行动着。

终于，他的记忆恢复了，并想起了自己是谁，他的学识也全回到了他的脑袋里。当他恢复记忆时，他已经在柏林的流浪汉收容所里，他从斯图加特开始搭上火车，最



后竟然到达了柏林的流浪汉收容所。他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去了布达佩斯等地方，而后从柏林又回到了司图加特。担心不已的家人最后才将他迎接回家。

他也许又再度地丧失了记忆，最终，他自杀了。一开始是失去意识，之后是自杀。

像这样的例子，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呢？这个人的所有一切我都还历历在目。他的眼睛，就像是要整个嵌进头的深处一般，鼻子也是整个都埋进了脸的正中心，当然我们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得出来。

他的讲话方式也是非常的独特。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他的语言就像是自己要将自己的话全都品尝一遍后吞下去般。当他不管说到什么话题时，他总习惯将自己的语言吞进自己的内在。一遇到有人反驳他的话，他立刻就会变得非常地阴险。不是用那种阴险的话顶回去，而是他的脸孔一瞬间立刻就扭曲不已。马车通过时发出的声音，也会令他惊恐地跳起来，人们提起一些新奇的事，或是开心的、悲伤的事，都会立刻令他跳起来。

这个人非常非常深刻地接收着外在的印象，并将接收的所有以物质体重新表现出来。因为这样，星芒体渐渐习惯了深深地埋进物质体里，他将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埋入了物质体之中，这个结果就是，物质体让自我在一定的时间发狂。

沉浸在酒里的人的情况是，他让别人的忠告停留在星芒体内，当星芒体一松缓，就立刻表现在外面。而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人，则是星芒体深深地嵌进了物质体，而使得物质体只能单独地行动。两种极端的例子。

特异的视线

高层次的部分，或者说是超感觉的部分和物质体及以太体紧密链接而产生的现象，我们不管在哪里都看得到。我们如果将注意力放在“人类是物质体、以太体、星芒体及自我的存在。”的话，那么将能明白人生里的真实。

有种人会在星芒体之中残余的道德压力之下，突然的，被一阵冲动驰骋而过。这种情况之下，将会出现一些别的现象。就像下一个例子，非常意义深远的话题。



有一位卖青菜的女性，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了。这位女性将青菜放进菜笼里，挨家挨户地贩卖，大家也都认为这位女性就跟看到的一样，只是位菜贩子。不管别人如何地开玩笑，她也只是微笑着，她的人生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了。她将青菜搬到一户人家家里，收取金钱，以此维生。

有一天，她到了一户人家家里贩卖青菜，当她将门打开，这户人家的主人迎面而来。除了主人之外别无他人。这位主人有一副独特眼神，他总是非常锐利的注视着别人，每当他用独特的视线注视着他人时，常常有人会不由自主地将平常沉默不语的话，全都倾泄而出。这位卖菜的女性正好就来到了他的面前。他直视着这位女性，什么都没说，就只是定定地注视着她，这位女性惊吓到完全说不出一句话，而他仍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这位女性不只是受到惊吓而已，她开口道：“请不要这样看着我，无论如何请你不要再看了！我全都说了！”女性继续说道：“但是，我真的是因为太害怕了，才会干了那件事。”

他什么都没说，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女性说：“请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如果不是因为害怕的话，我真的不会干那种事。”他一句话也没开口，只是注视着她。“我全都说了，请不要再看了。”她说。

他直视着她。“我全说了，如果不是因为我太害怕的话，我绝对不会杀了他。”他直视着她。“我怕死了每一个人，那孩子说了我非常过分的话，我怕得不得了，因此才下了手，因为我已经完全失常了。”

这位女性将她杀了一个孩子的经过，全都告诉了这位男性。为什么呢？

这位男性有着锐利的视线。普通的眼睛，即使和别人对话时，也不会产生妨害。但是拥有仿佛能看穿一切目不转睛的视线的人，能因为那视线而对他人的以太体灌上磁气。

以太体之中存在着良心。当以太体正常的一进入到物质体之中，这时如果发生一些什么事故，它将下沉至下方。但是，当因为那目不转睛的视线使得以太体一带上磁



气，以太体将立即松缓，碰到良心的苛责时，它也会立刻松缓，朝上升去，然后，星芒体和自我开始不安。和着以太体的松缓一起浮现的良心，也使得人类平常不会坦白的事而从实招来。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以太体一经由人为的力量得以从物质体松缓时，它将成为独立性的作用，然后，人类内部所身负的许多东西，都将从物质体隐身退去。并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依照不同的状况，通常是以太体在死亡前松缓时，才会发生这样的事。

视线的恶用

将这些乱用的人大有人在。战前，在美国协会的传单上，就常常可以看到。不管是哪里，饭店或是人们集会的地方等，到处都放置了那个协会的传单，那个协会有许多分会，柏林、法兰克福、大部分的都市都设有他们的分会，可以知道他们非常地兴盛。

想要行使支配他人力量的人，可以从那间美国协会得到一本册子，只要将钱寄过去，你就可以收到册子，那本册子里写着，如何行使支配他人力量的方法。

在饭店看到那些传单的商人或外交官等，每一个人都想着“能够得到支配他人的力量，那有多棒啊！这样一来谁都无法抵抗我，那我就大卖特卖了。”

那些传单上指示着，只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的眉间，而不是双眼，这样一来，对方就会仿佛被催眠般，被磁气迁引着，然后在我们的影响下，照着我们的欲求进行我们希望对方做的事。红酒商、其他的生意商，或是外交馆投宿的饭店，均放置着大量的这些传单。

大部分的经商者，照着这么做之后，生意也没有变好。因为申请的人众多，那间美国协会因此而赚了一大笔钱。大部分的人，这种方法根本就起不了任何作用。

这一类的方法，无论在任何场合都不应该被使用，这一类的方法对于人类的自由犯罪。利用这一类的方法想要行使影响对方的力量，是绝对不被允许。前面所提到



的例子，天生就带着特殊眼神的人，比起后天特意去学习这些方法的人，更不会任意恶用这一类的方法。战时，这种愚蠢的方法渐渐消失，到现在已完全荡然无存。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学习到人类是如何的利用精神，想要利用这些方式的人，大概都是些唯物论者。令人难以想象的唯物论者，他们利用精神取的利益，大家可能难以相信，但是，利用精神作用而大发利市的人却大有人在。像这一类被恶用的事情，我强烈地希望大家能多留心。

关于文体

还有很多情形需要我们仔细地考察。那些传单所传达的事情，很多人去尝试，并试着以此让自己得到更多利益。

大家都有去参加过演讲会吧！通常演说者本身的影响力要大过他所演讲的内容，这一点大家应该没有异议，越是有人气的演说家越是常常出现这样的人物，很容易将一些不好的影响波及给大众。

我现在正将自传放在《DasGoetheanum》上连载。我将我的自传删掉多余的点缀，尽量地以简洁的方式呈现。

我不像歌德写《诗与真实》般的写法，有些人批评我的写法是无味干燥的叙述事实而已，我的确是想以无味干燥来书写，我根本不想象那些批评者所希望的方式书写。那些批评者喜欢的并不是无味干燥的文体，而是糜烂的文体。

今日，随处可见糜烂的文体。人们并不是要扩及自己叙述内容的作用力，反而一味的使用着可以压倒对方的语言，那些就是行使了不正当的影响力。

当使用如我般的文体书写时，将使完全拥有自由意志的自我运作，一使用糜烂的文体书写时，反而时星芒体开始运作。星芒体无法获得自由，是不自由的状态。当我们只说着人们喜欢想听的语言时，就能使得星芒体运作。

不是为了要让对方明白，而只是想要说服对方的人，就会使用人们喜欢的语言。相



反的，只是想要叙述真实的人，就不能只是使用对方喜欢的方式来表达。现今的社会，真实通常是人们最不喜欢的东西。

依照书写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明白“理论性写法的人，将推动别人自由的自我运作。不是理论性写法，而是以人们喜欢的文章写法的人，则会刺激他人的欲望、冲动及本能。如此一来，将推动不自由的星芒体运作。”

关于自由演说，依照当时所使用的语言不同，针对自由所犯下的罪，也是现代的特征之一。不管是演说或是文章，无论在何处，语言都被恶用着。

当我们可以区别自我和星芒体时，我们也就能够非常地理解平常的生活。我们是在推动自我运作，或是在推动星芒体的运作，我们立刻能一目了然。对于临死前，能够再度地写着清晰的文字、已经忘记的外国语又再度地说出来、一生完全漠视的忠告之下，吃下了到目前为止从不吃的食物等等的现象，我们都能够完全理解。自我很深刻地嵌进物质体，或是松缓的，我们立刻可以分辨得出来。

.....1924年2月20日多尔赫

【投稿须知】想要投稿？想要发布招生、招聘、培训及工作坊信息[请进](#)